南華真經循本

莊子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柢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

之中自佚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佚吾志焉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

南華眞經循本釋題

莊子爲書雖恢恑譎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

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虛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絶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大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内篇

逍遥遊

神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逍遥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

故首以此名篇内外雜篇循前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因巳辨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黙讓王盜跖說劒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為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眞宜定爲二十六篇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内篇命意已足外篇雜

篇不過敷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鯤故內則卵醬讀作鯤魯語亦曰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鯤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為魚、

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爲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〇篇首言鯤化而爲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爲聖爲神爲至則能逍遙遊初出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閒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爲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摶隨風圜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

○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細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

○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說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横渠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上也此不過解説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爲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

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說者多作而已矣遑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
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爲之舟芥流轉如舟
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
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
青爲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
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
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

○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闊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說鯤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鷽音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爲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蛁蟟音貂料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蜣蜋或水蟲或糞中蠐螬所化鸒鳩鸒本山鵲之名以其類山鵲故名鸒鳩月令鳴鳩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鶻鵃音骨嘲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鯤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搶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爲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

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湌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

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爲所知之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

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

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

寒蜇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

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

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

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

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析椿字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

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絶亦如人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去聲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摶扶揺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絶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濵廣斥是也鴳鷃也內則爵鷃蜩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鴳爲

鴽李巡云鴽鶉是鴳即鴽鴽即鶉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是鴳亦化之小者故以比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蜩鳩笑鵬之說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鷙擊之習蜩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之浩蕩亦飫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摶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胷次

○

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

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

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並音朔)

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嗤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爲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等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出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

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爲主六氣爲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等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爲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

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已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醮爵二音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賓爲主而名爲客也吾將爲賓乎不肯務名也鷦鷯似黃雀而小又名鷦鸎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桃蟲俗謂能生鵰偃鼠即鼹鼠大

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
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
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
名故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
爲賓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音莫)姑射(宋廣平梅花賦青友)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爲一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肩吾連叔不

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逕庭者逕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

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藐處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

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輭活處若作兩句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蘄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窅然若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〇此言至人無已四子不知有已者堯見四子亦失其在已者

卷七 十五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哀上）之以爲瓢（破之爲二）則瓠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爲瓢則其瓠淺

落而盪淥所容不多矣

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彼口切擊碎也）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漂絮者）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音拜）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也）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〇此言一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貍狌乎

貍狌𪕬鼠也狀如貔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郎郭璞云江東名鼪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毗赤切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斄音厘又音茅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貍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遥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爲逍遥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蜩鳩斥鴳於鯤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呺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一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

廬陵　竹峯　羅勉道　述

門人　彭祥　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蠭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儒者則必息邪說距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真初不與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聽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闢公孫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嘘開口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方俯而凭几俄仰而嘘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爲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

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項爲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已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已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韜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
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
汝若聞地籟天籟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
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
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
之翏翏(音溜)乎

大塊天地也翏翏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音委佳諸鬼切山巷曲也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窊三者似器之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窊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號哭之號)者宎(音要)者咬(音交)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譹如號哭聲宎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竽通韓非曰竽為五聲長喁者衆竅如魚口之唫喁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泠風清泠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爲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乎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爲刁掇言刁刁然可掇也○此一節言地籟翏翏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說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竽之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音紀）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己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皆若自己爲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爲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
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防閑又防閑閒閒一間又一間夾夾
燁人貌詹詹詳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
此不同

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
心鬬
邵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
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魂即康

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背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半切

縵繒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雲歌禮縵縵乎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窖者密者

窖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謞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爲計如
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栝必期於中其司是
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
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
○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精心勞思日見銷爍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溺於物慾所爲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厭入淹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厭沒如緘縢閉固言其[illegible]老於嗜慾之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心已近於死不可復生也自其發若機栝至莫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
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冊音姚佚啓態

慹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治也佚
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
莫不美麗姚治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
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
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

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是爲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
是之謂樂出虛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
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數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
過旦暮得此以爲所由生乎○此一節言
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
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

子綦問答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上陳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咸其自取也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有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到此變態之所爲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

所爲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眞宰焉眞宰者
即無極之眞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
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眞宰故血氣爲之役
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
其朕兆無可用工處其爲可行驗之得道
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
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
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胃藏有二胲音該而存焉吾誰與
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為親又設為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既是如此則皆相為臣妾乎莫是皆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為君臣乎曲折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眞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眞君也眞君即眞宰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眞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眞無損益眞者自如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眞與生俱生未嘗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其形化
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
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
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
天籟之說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眞
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
爭辯唯當明此眞宰而已

○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來咸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眞宰爲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

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眞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眞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爲有以知天下之事況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鷇（音寇）音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鷇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爲準鷇音未定則不爲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眞僞因何隱而有眞僞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

○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

不實之說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爲非則自以墨爲是矣儒又自以儒爲是則以墨爲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

吾之眞宰猶言且理會自已工夫說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眞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爲彼而彼又以我爲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爲是而我又以我爲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爲彼與

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之指我為彼皆

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

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是非之以待其自定必覆言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旣因其是則亦因其非旣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不行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因其是也旣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省文耳下文皆申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者亦以爲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爲是而此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爲是而彼自認其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

○解說樞之義樞者門牡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總結前句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
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
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
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
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
類喻其爲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爲
非馬也若合天地爲一指則人之所謂指
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爲一馬則人之所謂
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爲指馬
爲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稱指萬物可

為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强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的之意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莛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厲惡人西施美人

莛橫而楹直厲醜而施姸恑怪萬狀皆以

道通之而爲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爲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爲毀壞故凡物無成與毀反復通之則只爲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毀只從毀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毀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爲毀毀可以爲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爲一故爲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爲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爲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技策所以戛瑟者梧以梧桐為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衆人而已彼衆人非所可明

而強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爲成孰爲不成也却繳前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比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